

学者李天纲溯源解读北上海「城市之眼、长江之睛」宝山

海派文化不光是风花雪月或消费主义

■本报记者 许畅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被称为“远东第一大城市”，不少人说上海繁荣与当时英美法租界有关，但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建立起来的“自开埠地”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租界，而这个地方就在宝山。日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史专家李天纲做客知行读书会，解读北上海的“城市之眼、长江之睛”宝山以及宝山背后的海派文化。

作为明代的抗倭前线，清代的海防重镇，宝山既有唐韵古刹，也有宝山烽燧。步入近代，先辈以开埠为机缘，依海沿江，立潮头，开风气，领先机，潘光旦、张君勱、张嘉璈、陶行知、丰子恺、陈伯吹，或生斯长斯，或托宝山而展拳脚，乡贤云集，人文荟萃。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抗战御敌，宝山人时时都在第一线；现代经济、现代文化、铁路码头、工厂实业、新式教育，宝山分外夺目。在李天纲看来，宝山发展所折射的海派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海派不单单是商业、娱乐，或是消遣、消费，它骨子里面有很多厉害的东西——现代科学、高等教育、先进技术、文化气息、人文精神。“有些人认为上海就是风花雪月，说的就是小资。其实不是的，海派文化有其铮铮风骨存在于民间社会，这个不能被抹杀。”

众所周知，宝山有吴淞口，是黄浦江的入海口，一直为上海港船舶进出长江口的咽喉门户，“但是，为什么黄浦江的入海口不叫浦口，偏叫吴淞口？”李天纲说，永乐二年（1404年），黄浦江穿入吴淞江，从此“老浦合流”，共用一个入海口，吴淞口的老地名也就沿用下来。宝山的山，就来自永乐十年（1412年），作为航海标志而堆起来的土山。清雍正二年，宝山正式成为一个县，虽说是新县，可当时富有的几个老镇都归它管辖。如今我们常听到“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称谓，可见当时富庶。

1842年上海开埠，可以说，上海的发展首先就是从宝山开始的。1876年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沪淞铁路建成，连接的两端就是苏州河北与吴淞口。1897年中国人在原址又修建了一条新路。从此，宝山变成了通商的大型商埠。

“最早的市政建设，也是从宝山开始。1890年代中国人在宝山‘自开埠’，开电厂，修马路，建学校，搞实业。尤其是1907年张元济带着商务印书馆四五千名员工入驻江湾镇南面宝山路，建立了超级现代化的商务城，修建了亚洲最大最重要的东方图书馆，30万书籍典藏，10万江南藏书家贡献的珍贵古籍。这是很了不起。”李天纲说，1905年左右，吴淞镇一下子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最集中的地方，如同大学园区，起因是马相伯和于右任等人把新创立的复旦公学从徐家汇搬到吴淞，宝山人袁希涛是清末学制改革的关键人物之一。袁氏和“状元实业家”张謇、准军幕僚马相伯等一起办“江苏教育会”，他就努力把清朝洋务练兵空余下来的炮台，吴淞营房拿来办学校。

到了1930年代，为了抗衡租界，“大上海计划”在江湾镇大兴土木，建政府大楼、图书馆等一应设施。“海派文化和商务印书馆新式事业联结在一起，中国各种各样的文化事业，很多全都在商务印书馆做。该馆当时已经深入宝山境，就在江湾镇的南面，所以海派文化和商务印书馆与宝山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宝山能够成为海派文化源头的主要原因。可惜的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人把它们全都付之一炬。当时炸完后的灰烬三个月不沉。”李天纲说，江湾当时高等院校林立，走出了一大批代表海派精神的仁人志士，马相伯、盛宣怀、张謇、黄炎培、潘光旦、陶行知等等，他们办的教育、实业，对上海、对中国的影响至今仍在。

上海的人文环境让他成为现在的他

——访从上海走向国际的青年钢琴家张昊辰

■本报记者 姜方

在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从上海走向国际的青年钢琴家张昊辰与著名指挥家里卡尔多·夏伊执棒的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合作，日前分别在上海共青森林公园和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奏莫扎特《c小调钢琴协奏曲》。上交音乐厅内，张昊辰加演的勃拉姆斯《A大调钢琴奏鸣曲》一曲奏毕，台下所有观众默契地停留了片刻，当余音散尽时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自幼在上海学琴长大的张昊辰告诉记者，他的性格养成和艺术观的建立，都与上海的人文环境密不可分。江南文化特有的含蓄内敛的气质注入了他的性格，而海派文化海纳百川的特质，则让他对艺术世界永葆好奇心。“我能成为现在的自己，无法忽略这片故土对我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张昊辰每年的音乐会数量在60-70场，足迹遍布世界。今年五月，他来沪参加辰山草地音乐节，献上其国内户外音乐会首秀。“上海是国内户外音乐会的先行者。在与外界所隔绝的音乐厅内部演奏，音乐家往往会上瘾；户外演出让演奏者更为放松，流通变化的自然氛围将使观众更惬意。”张昊辰坦言他很喜欢回家乡演出，“因为上海有活跃的古典音乐市场，兼容并蓄的舞台和高素质的观众。”

舞台上，对音乐内涵的不断探索，让张昊辰的演奏具有内省特质；而扎实的演奏技术，帮助他更细腻地呈现心之所想。在张昊辰看来，演奏者演绎作曲家的作品或多或少带有“翻译”性质，作为一个中国演奏者，如果要“翻译”外国音乐家的作品，需要在对其“语言”及背后社会背景都了然于胸的前提下，再呈现“译者”自己的某些特点。而张昊辰在演奏时，试图展现东方人特有的表达方式。在谈到钢琴家的“炫技”问题时，张昊辰直言，“你需要抗拒这种诱惑，最终让你的手为心弹奏，而不是让心为手弹奏。”

“不少西方人说古典音乐变得越来越小众了，但我觉得它恰恰凸显了一种尽可能与消费文化保持距离的清醒——那些沉淀了几百年的艺术作品仍活在今天，不为频繁更迭的浮躁潮流所撼动。”而在中国，张昊辰发现古典音乐成为新潮流的同时，吊诡现象也屡见不鲜：琴童数量水涨船高，但部分家长纯粹出于功利性的目的让孩子学琴，却不会带他们去听音乐会；某些观众过度沉迷艺术家的文艺气质，能对古典乐作出有批判性听觉体验鉴赏的人却并不多……“我希望在未来，更多人能从喜欢古典音乐的形象走向品味内核，从中真正获得教育和熏陶。这需要很长的过程，但我充满信心。”

张昊辰看到，有些古典音乐从业者可能收藏了100万张唱片，却说不出一句音乐本身以外的见解。事实上，真正伟大的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恰恰不是闭门自修的产物，相反是深深扎根于社会，和自身所处的时代境遇紧密相关的。“如果不想和这个社会脱节，就应该尝试和练琴之外的更多事情发生关联，不仅关注创作或演奏风格的层面，更需要用灵魂去观照我们生活的世界。”

从原版引进，到版权合作，再到技术服务购买，国内演出行业制作理念三步递进

版权交易升级，激发本土原创对标国际

■本报记者 童薇菁

今年艺术节的舞台上，有一头大象成了“网红”。中国原创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首演亮相，无论是战争题材中的人性勾勒，还是传统木偶技艺与当代戏剧的巧妙融合，被不少懂行的国际演艺代理商惊叹为英国《战马》的“升级版”——和火遍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战马“乔伊”一样，战象“嘎嘎”机关复杂，需三名演员操控，而3.2米的身高却比战马更为巨大，“表情”更加丰富。

从“马”到“象”，一眼可见的是中国舞台技术在升级。但在专业人士看来，从最初的原版剧目打包引进，到更为深入的版权合作，再到如今充分利用海内外成熟的技术和创意资源，打造本土原创IP——这背后更是版权购买、文艺创作生产合作的能量升级。

对标国际先进制作理念，培养自己的市场团队

驰骋国际舞台十余年的英国国家剧院《战马》，一度被视为国际舞台工业的标杆，全球观众超过500万人次。而引进《战马》技术团队打造的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也正朝着“中国IP”坚实迈进；由本土制作方主导创作，保证中国故事的原汁原味的剧目，通过对国际舞台技术词汇，保证海外巡演过程中每个“螺丝钉”都能无缝对接；它的创作团队汇聚了全球顶尖艺术家才与技术资源，让“外援”为打造中国原创产品服务。

早在2002年，英文版音乐剧《悲惨世界》开启了欧美音乐剧原版引进潮。16年过去了，在国际文化演出市场上，中国的身份从一个“进口商品”的采购商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悲惨世界》的中国首演，因为请到八年没有演出“冉·阿让”的传奇歌者科姆·威尔金森回归，使得原版音乐剧在上海首秀一鸣惊人。此后，音乐剧《猫》上演53场，《音乐之声》35场，《剧院魅影》100场，《狮子王》101场……国际一流的演员和音舞，引人入胜的故事，把舞台妆点成一个多宝盒般所在，令行业内外既惊又羡。在凭借这些原汁原味的原版舞台剧打开演出市场的同时，一个愿望也在国内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厄勒克特拉》邀请“希腊团队”助力，以现代的方式将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悲剧搬上舞台。（上话艺术中心供图）

制作人心悄然种下，有朝一日，让我们本土的文艺创作，也能成为全球“畅销品”。

2011年，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呀！》诞生，开版权合作先河。2015年，中文版舞台剧《战马》项目正式落地。2018年，中文版音乐剧《周日恋曲》开始大胆地对韦伯音乐剧进行本土化改编……突破了过去单纯的剧目搬运模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版权交流与合作，国内一线制作人、创作者心中渐渐有了“谱”。

英国国家剧院《战马》落地中国时，可不只是为了让中国观众、中国同行看一场酣畅淋漓的好戏那么简单。作为一个创作型剧院，英国国家剧院包括技术人员、市场运作和推广人员等“幕后”在内全套金牌制作模式，尤其是世界领先舞台技术管理体系，全部被复制了进来。三年多来，中文版《战马》已在全国演出近300场，而从中文版《战马》后台走出的演职人员，如今成了各大演出团体争抢的热门人才。

在中文版《战马》制作人李东看来，这才是版权合作的“初心”——以“描红”先进的制作经验，培养、建立起自己的市场团队。随着国际合作日趋活跃，平台视野不断提升，国内文艺创作团体和演出行业的制作理念、制作水准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集全球智慧，做中国出品：本土原创更有“国际范儿”

通过版权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的制作经验，国内文艺创作团体和演出行业的制作理念、制作水准不断提升，进入了IP自主开发、制作标准“国际化”的新阶段。

当代戏剧舞台上，“偶”是一种“国际通用语”。无论是百老汇音乐剧《狮子王》还是英国国家剧院《战马》，舞台上最抢眼的都是人与偶的互动，但这项技术专利却并非来自出品方本国。《狮子王》导演朱丽·泰摩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当地的木偶，《战马》中马偶的灵感和技术则来自于南非。正是这样的先例，给了《最后一头战象》团队很大的启发。创作伊始，英国59公司便受邀成为“智囊”之一，这家公司曾参与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多媒体设计，它提供的技术服务在国际上有着极好的口碑。

近年来，国内舞台上越来越多“国际班底”的“中国制作”表现亮眼。欧洲“戏剧巨人”克里斯蒂安·陆帕接过中国戏剧人递来的橄榄枝，用他独特的导演理念，让中国作家、编剧的创作焕发新的魅力。在刚刚过去的第六届乌镇戏剧节上，话剧名导孟京辉邀请了德

国戏剧创作塞巴斯蒂安共同改编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茶馆》。基于多媒体舞台剧《三体1》的经验，已进入创作期的《三体2》集结的好莱坞一线技术团队更多、更好。前不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古希腊悲剧《厄勒克特拉》，也邀请了以名导米哈伊·马尔玛利诺斯为首的一支“希腊团队”助力……“国际范”的文艺创作，很大程度上考验的是整合资源的能力。“集全球智慧的‘中国出品’将走得更深、更远。”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马晨骋说，把一部分技术项目、服务项目外包出去，让国际成熟的制作团队，为中国故事、本土出品提供经验和智力，代表着国内文艺创作正渐渐突破国界，进入一个交流更顺畅、沟通更频繁、合作更深入的创新期。但同时，中国制作人们也明白，“请进外援”并不意味着“依靠外援”，在创作上还应占据主导权。

2016年12月，风靡纽约、伦敦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有了上海驻演版。在中英合作过程中，本土制作团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出品方之一的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将北京西路的一个旧厂房改造成了专属剧场，并在与外方团队punchdrunk的设计中，把老上海的元素融入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中，使它成为一个全新的故事，独属于上海这座城市。

享受音乐，学琴千万别钻牛角尖

——访即将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亮相上海的钢琴家郎朗

■本报记者 姜方

一年前，钢琴家郎朗因左臂受伤，不得不暂别音乐舞台。今年7月，郎朗在美国莱诺克斯市举行的塔格伍德音乐节上完成复出首秀，与安德里斯·尼尔森斯执棒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莫扎特《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台下一万多名观众给予其热烈的掌声。12月1日，在指挥家弗拉基·威尔逊-莫斯特的执棒下，郎朗将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的曲目依然是莫扎特的《c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

“经过这一年的沉淀，我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复出后的郎朗表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世界上的更多人关注音乐教育。近年来，他不仅活跃于世界舞台，还举办钢琴大师班、编写钢琴启蒙教程、录制钢琴课等，希望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贡献一己之力。

有一肚子经验想和学琴的孩子分享

“兴趣对于学琴者很重要。在专业上要不断学习新曲目，和老师、同学多多交流；在学习上要虚心请教，还要努力争取演出机会。”如今已是最具号召力国际钢琴家之一的郎朗，也和无数琴童一样整日与琴声为伴。“在成长过程中，享受音乐很重要。同时，学习者需要脚踏实地地付出努力，不要急于求成。”静下心来，放弃功利的心态，是郎朗反复提到的关键词。

在演奏之余，郎朗参加了诸多与音乐教学相关的活动，比如出版《郎朗钢琴启蒙教程》等。一路学琴走来，他积攒了很多心得；和伟大的音乐家们合作，则让他悟到了不少真谛。因此，他想把这些经验总结下来，提升琴童学钢琴时的兴趣。“不能千篇一律，没有新意，钻牛角尖似地学习音乐。钢琴本身就是一个浩瀚宇宙，它所能迸发出的力量，有时比音乐本身还要强大。”要知道，郎朗在童年时期曾废寝忘食地学琴，家长想把他从钢琴凳上拽下来都很难。

“我们要传承优良传统并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不断吸收不同的演绎风格和技巧。”郎朗表示，中国音乐教育的未来需要音乐教育者、创作者和演奏者们合力去创造。演奏家应该多走走进幼儿园、大中小学等教育机构，不仅演奏给孩子们听，更重要的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互动中，了解其需求与困惑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他还强调，中国一定要不断推出属于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

知名音乐家们个个都很有趣

郎朗曾和许多国际著名指挥家合作过，比如里卡尔多·夏伊、哈农库特、小泽征尔、巴伦博伊姆、艾申巴赫、祖宾·梅塔等。“在我以前的印象中，这些大师离我们很远，像是天上的星星。事实上，他们非常接地气。”通过多年来的接触与交流，郎朗收集了一箩筐

▶ 郎朗表示，“维也纳爱乐是世界上最具贵族气质的乐团，他们拥有最独特的声音。”图为郎朗。



▼ 下月初，郎朗将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图为维也纳爱乐乐团。（均东艺供图）

大师们的另一面。

比如，祖宾·梅塔特别爱吃辣。“印度的辣椒比咱们四川、湖南的还要辣，每次看他边流泪边吃，边笑呵呵地吃着辣椒，就觉得他像个天真的大孩子。”哈农库特则很喜欢瞪眼。“有次我对他说你的眼睛太有意思了。他说，‘我瞪眼时你被吓着吧，你不觉得这很像一部恐怖片的镜头吗？’”郎朗没想到，看上去严肃的哈农库特，竟然也会做出这么逗趣的举动。

在11月-12月的中国巡演中，郎朗将与他的老朋友莫斯特合作。莫斯特现担任维也纳爱乐常驻乐队总监，同时在美国执掌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经由其执棒的理查·施特劳斯、莫扎特、舒伯特的作品蜚声国际。在演

奏德奥派作品时，郎朗曾深受莫斯特的启发。有一次，他聆听贝多芬交响乐的排练时，发现莫斯特擅长用语言描述心底最深层的声音，同时清楚明白地让乐手知道如何去诠释。“有些指挥家靠的是玄而又玄的感觉，而他能对每一个乐句精雕细琢。论细节上的磨炼，莫斯特是绝对的天才。”

维也纳爱乐的声音不卑不亢、华贵细腻

“维也纳爱乐是世界上最具贵族气质的乐团，他们拥有最独特的声音。”在郎朗看来，如今不少国际乐团水平很高，极具包容性，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但团体的

辨识度并不高。“不过，维也纳爱乐的声音永远不卑不亢，无比华贵细腻，这是非常难得的。”

2014年，郎朗和哈农库特与维也纳爱乐录制了一张莫扎特专辑，成为他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音乐家傅聪曾说过，莫扎特永远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拥有非常通透的灵魂。”说起与乐团合作时的感受，郎朗表示和独奏时执行自己平时的演练，再加上一些临场发挥截然不同。“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演奏者的双耳得迅速且不断地去倾听、感受 and 变化，和乐团完全融为一体。”

目前，郎朗正在深度学习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下一步我的人生目标，是把这首作品研究透彻。”